



艺4

艺术品鉴赏/平台
艺术家推介

人物

现代快报 2015/9/19 星期六

责编:白雁 美编:徐文兵 组版:郝莎莎

九城联展

南京站系列报道之刘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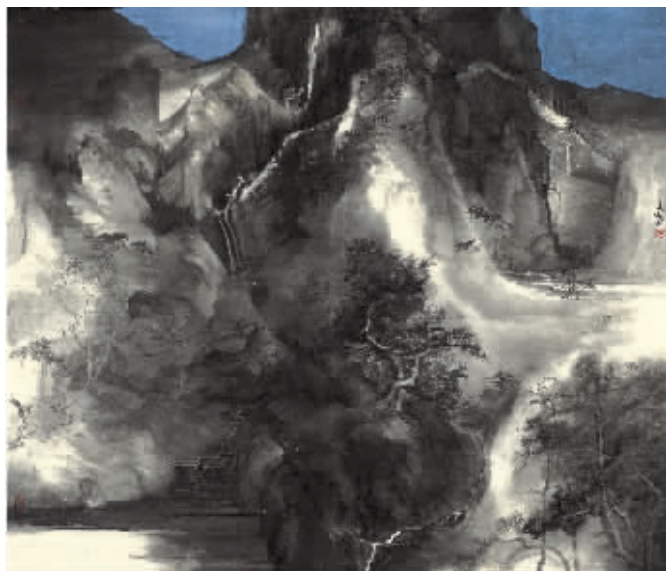
刘春

1970年生,江苏滨海人。博士研究生学历,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、中国山水画(技法类)、古书画鉴定研究专业毕业,分别获学士、硕士、博士学位。现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、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。

山水画作品获2015年傅抱石双年展中国画展“傅抱石奖”、江苏省山水画展佳作奖、南京艺术学院优秀毕业创作奖等。参加水墨传承-中国画家岭南行作品展、中国水墨现场作品展、七彩世纪中国画展、青奥文化与收藏博览会书画名家提名展等。先后举办《意与山叠——刘春山水画写生展》《城外有青山——刘春山水画展》《刘春书画篆刻展》等个人作品展。著有《意与山叠——刘春山水画集》等。多年来致力于中国书、画、印的研究和创作,试图在“通境”探求中以个性化的创作实践,阐发中国山水画的精神特质及其在当代承接与发展的可能性。



《微云山色底》



《山月何处》



《金陵·钟山雪祭》

孤独是一种姿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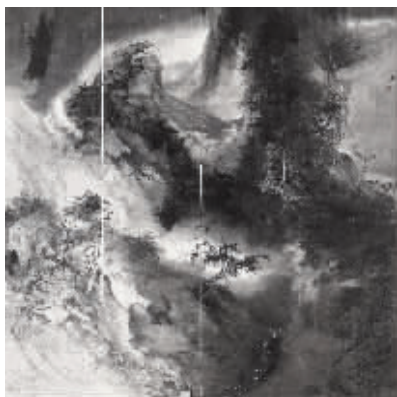
文/刘伟冬

在我认识的青年才俊中,刘春是较为全面和出色的,他集诗、书、画、印于一身,而且文章写得也不错,在书画鉴定和美术考古方面也下过不少工夫。就他的绘画而言,刘春总想秉承传统,但又想有所突破,走出樊篱。他的许多作品构图新颖别致,颇有形式感,但在意趣上却古朴、沉静。在艺术批评家的眼里,作品的完成度常常是一个画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。刘春的画虽有一定的完成度,但却还留有許多过程的痕迹。我所说的过程不是简单的作画过程,而是他的思考过程、实验过程甚至包括他的犹豫不决,这些因素的叠加或综合使得他的画呈现出一种开放性,为更加完善留有空间。其实,这样的过程感和开放性对一个画家的成长是有好处的,这能帮助他有所补充,有所丰厚,有所积累,有所觉悟。我历来反对画家过早地形成一种所谓的风格。张爱玲所说的“出名要趁早”在中国画这个领域中是很难灵验的,大凡少年得志的中国画画家能笑到最后的还真的不多,倒是那些“大器晚成者”,诸如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黄宾虹等登上了艺术的顶峰。

刘春的性格比较内向,且不善言辞,很少能看到他慷慨陈词的表情,但他画起画来却格外认真,格外执著,常常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。曾有同道将他评价为“孤独的行者”。他自己也有关于孤独的宣言:“我始终认为艺术是孤独的,应当在孤独中寻求自我语言的确立。”那么何谓孤独?在当下如此开放的社会中,艺术与孤独依然如影随形?在我看来,孤独从来就不是一种情势,而是一种姿态。我们时常无法改变情势,但我们却可以决定姿态。也许有时候我们夸大了孤独的负面效应,其实孤独也是可以用来享受的。当然,要享受孤独那是要修行的。米开朗基罗曾经说过:“喜欢孤独的人,不是神灵就是野兽。”刘春远非神灵,但也不是野兽。芸芸众生的我们只能徘徊在神灵和野兽之间,很难真正享受到孤独的快乐。我不相信刘春会刻意地选择孤独,也不希望他在所谓的孤独中去确立一种自我的艺术语言。艺术不只属于孤独,当然也不只属于简单的愉悦。艺术的内涵和边界要比我们想象的丰富、阔远得多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绘画与诗歌历

来被看成是孪生兄弟,诗歌为“有声画”,绘画则为“无声诗”。我们常说愤怒出诗人,但孔子在《论语》中却又说“诗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”。在这里,与愤怒有关的好像也只有一个“可以怨”了,充其量只占到诗之效应的四分之一。由此可见,产生诗歌的情绪和诗歌的功效也是多元的。事实上,我在刘春作品所呈现的图式和语言中并没有读出孤独闭合的倾向,更多的倒是活跃和开放的走势。在他的作品中,还可以读到一种观念,一个现代人的观念。因此,我以为无论中外,孤独、封闭的艺术已经成为过去,而开放、综合的艺术正方兴未艾。中国画要想在当下的社会中真正有所作为,走向世界,就必须放下传统的包袱,光想坚持所谓的纯粹性,是很难踏准时代的节律,融入时代的潮流中的。对优秀绘画作品的评价不会因为媒材的不同而另设标准,就像奥运会中的跳高,不会为黑人、白人和黄种人各设高度一样。好的绘画只有一个标准,那就是它是好的,无论它是国画还是油画。



《书屋声远图 九仙山孙贻书屋之一》